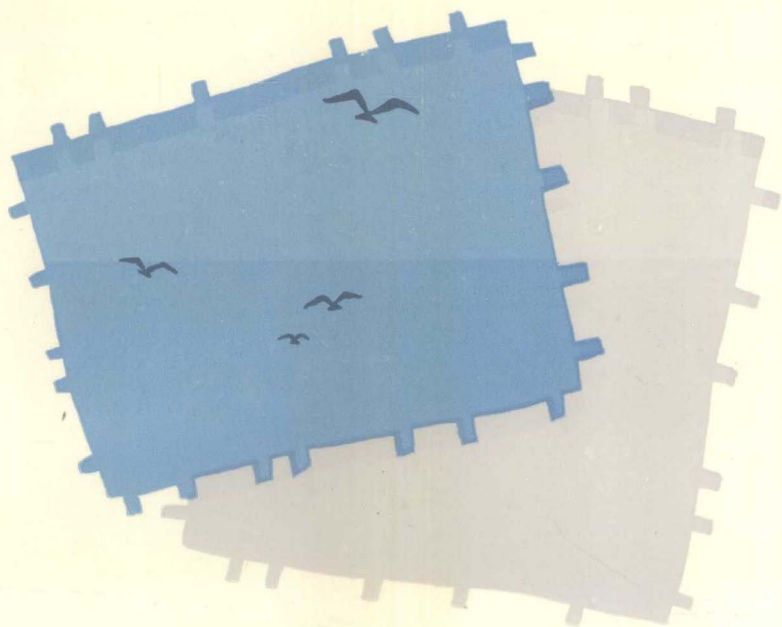




钟 永 玖 著

# 特别富翁

华 文 出 版 社

# 特 别 富 翁

钟永玖 著

华 文 出 版 社

1996 年 11 月

(京)新登字 212 号

## 特别富翁

钟永玖 著

---

华文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府右街 135 号 邮编: 100034)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6.5 印张 150 千字

1996 年 11 月第一版 1996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

---

ISBN7 - 80070 - 336 - 3/F. 263

定价: 8.98 元

## 内 容 提 示

黔北，是一块神秘的土地；黔北，是一片艺术的沃壤。神秘的土地生长着许多神奇的山，神奇的水，神奇的人，神奇的事。艺术的沃壤埋藏着丰富的艺术之根，茁壮着许多艺术之茎，蓬勃着无数艺术之叶，盛开着朵朵艺术之花，散发着幽幽艺术之香，结出了累累艺术之果。本书作者就是这片土地上生长的人。他人虽不神奇，但本书选编的十余篇作品，却用优美的散文笔调，从不同的侧面描述了这片土地的神秘离奇。这本报告文学集，本身就是一朵散发着隐隐幽香的艺术之花。

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绝学玄机·····        | 1   |
| 记者星座·····        | 41  |
| 特别富翁·····        | 69  |
| 疑难病症有良医·····     | 97  |
| 枪声在凌晨响起·····     | 124 |
| 贩毒、吸毒与禁毒、戒毒····· | 141 |
| 特殊战士·····        | 153 |
| 奔向模糊数学之宫的路·····  | 161 |
| 酒中珍品·····        | 171 |
| 蜡炬之恋·····        | 180 |
| 沙漠上的一片绿洲·····    | 189 |

# 绝学玄机

与有肝胆者共事，于无字句处读书。

——音乐家王德坝的座右铭

一个难以破译的斯芬克斯之谜，一个令人头痛的哥德巴赫猜想！

夏天的夜晚，仰望天空：古老深沉，广袤无垠，群星闪烁！离我们相当遥远，相当遥远，而又很近很近，伸手可触，总是吸引着人们苦苦思索，探测奥秘！

1986年，当著名的“哈雷”慧星再次光顾地球之时，重庆缙云山下，一位青年学者用天文望远镜寻觅着慧星的踪影，思绪追溯到一千七百多年前，著名的正元慧星之光临却触发了广陵一带反对司马暴政的武装斗争。史载：“正元二年，有慧星数十丈西北竟天起于吴楚之分，俭、钦喜，以为己祥。……举兵反迫。”“我找到了！我找到了嵇康创作《广陵散》的动机了！”放下望远镜，回到宿舍奋笔疾书。一篇《慧星之年话〈广陵〉》就诞生了！

中华民族的古文化便似那浩淼的天庭，碎玉璀璨，谜底万端！探奇揭秘者多少？获得成功者几许？

说起中国音乐史，谁不知道《高山流水》、《阳春白雪》、《霓裳羽衣》？真是成千上万，灿烂辉煌！但是，要拿出一部断代确凿的音响和乐谱来，那就哑口无言了！学者们浩叹云：“真是伟大与贫乏共存一体！”

乐曲考古中的重点发掘项目，被称为“曲之师长”的《广陵散》，自唐朝开始，其研究就一代一代地延续下来，不知有多少学者呕心沥血，做了多少考证工作，获得的也只是一声声叹息！不是吗？早在千多年前，唐朝诗人韦庄有云：“《广陵》故事无人知，古人不说今人疑。”从三国魏末到明朝直至当今，《广陵散》穿过了一层层深邃的历史帷幕，而其作者、曲体、宫调竟成了千古之谜！指鹿为马，张冠李戴，科学的嵇康作曲说被否定，就连新版的《辞海》也把《广陵散》认作风马牛不相及的《聂政刺韩王曲》。然而，信者寥寥，疑者哀叹！到了1982年，《人民音乐》第七期上还有专家撰文写道：“今天听到的《广陵散》，同当年嵇康演奏的《广陵散》究竟有多少关系？恐怕永远不可能有一个人能够作出有把握的回答！”

正是这样，“《琴书·止息》所述之《广陵散》，其谱现已不存，它与明代《神奇秘谱》中之《广陵散》二者是否同一传谱的乐曲，到目前为止尚无证明。”而“琴曲《广陵散》的历史渊源，的确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。由于年代的久远和史料的不足，记谱方法不发达，以及各派琴家传谱的差异等等复杂的历史情况，搞清楚情况的确并非易事，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。”

（1980年2期《音乐研究》）

十多年前，随着国内乐曲考古学的兴起与发展，《广陵散》难题又被人们提上了日程。许多报刊上又百花齐放，各抒己见，热烈争鸣。当此之时，中国西南方的边陲古城遵义，一位普通中学音乐教师，密切关注着这一热闹的学术形势，却又失望地摇着头。围绕《广陵散》的争论，自唐朝起，有韩皋、韦庄等人，宋有沈括等前辈，晚近更有三次争论热点：民国戴明扬首倡异说，五十年代相持不下，八十年代初连续争鸣。为什么长期得不出正确结果？难道他们的研究方法就没有毛病吗？难道

只图一时的轰动效应就能解决问题吗？他决心系统清理双方的论点，寻找有关资料，进行新的开拓，从那无路的荒野中踏出路来。可是，当他写信去北京向有关专家求援的时候，也只得到了“尚无资料”的回答！

《广陵散》，这无人打开的“黑箱”，难道真是无法问津的“绝学”吗？

“与有肝胆者共事，于无字句处读书。”事隔不久，这位普通中学的青年音乐教师便撰写了一部近四万字的《嵇康年谱》。就是这部材料充实的著作，为他研究《广陵散》奠定了基础。当他从中提取一篇短文《打铁出身的音乐家嵇康》于1983年在《四川音乐》发表起，便基本上开始了他由音乐创作向学术研究的转移。并由《广陵散》的研究起程，在极其艰苦的实践中，一步步寻找着打开“黑箱”的钥匙，在海内外引起了广泛的震动！后来，他奉调省城的一间大学里工作，条件有了改善，他不仅在《广陵散》的研究中总结方法论时提出了古乐目录学问题，上升为元理论，又对敦煌古谱、宋代词乐、元散曲音乐等广泛的古曲研究进行再研究，吸收了当代考古学和音乐考古学的方法论成果，进而构拟了乐曲考古学（含古乐目录学）的学科框架；从而又以之为武器，在其元理论的指导下，越过《止息》的研究，进入了更为广泛的中古琴谱的研究领域（含谱字、指法流变史）。他在《碣石调·幽兰》的峡谷中跋涉，在隋前古谱领域中开拓，并初涉敦煌谱领域，准备着向更高的古代乐谱的研究领域进军！他在一个浩瀚神秘的学海中奔突求索，企望着有朝一日，一部沉默无语的中国古代音乐史，能在乐曲考古学界同仁的努力下，管弦齐鸣，让黄钟大吕之声在昆仑之颠奏响！

## (一)

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位青年音乐教师和学者，就是王德坝同志。他现为贵州民族学院艺术系副教授。

德坝在湘江碧水的哺育中长大，自称地道的“遵义土著”。中等敦实的个头，黎黑粗砺的面颊，深沉犀利的目光，还有一口浓重的黔北方言，从中透出高原山民执拗倔强的性格特征和一种与生俱来的乡土恋情。他虽无伟岸堂堂的仪表，却赋有一颗敏于求索、善于思考的脑袋和坚韧顽强的意志。

王德坝是怎样和音乐结缘的呢？

“我的血型是B型。听医生说，此乃音乐家血型也！”所以，他发现并坚信自己有一点音乐天赋。据说，人的血型与人的兴趣爱好颇有关系。笔者对此科学没有发言权，但世间的事，无巧不成书。

王德坝的父亲王国石，在大学是学机械的，本是一名机械工程技术人员。可巧的是，也当过教师，也是一位音乐爱好者，业余也写过一些曲子。以王德坝为长的兄弟姐妹多人，王国石为两个儿子取名，一坝一簾，均是与音乐有关的符号！《诗经》有云：“天之牖民，如坝如簾。”固然，我们不能排斥父辈对儿子和睦之希冀，而后来也的确做到了坝唱簾和的融洽，甚至德坝的文章，有时也用“小簾”署名，但长兄和音乐却生死相依，毕生追求，而兄弟则继承父业，去当工程师去了（现为贵州钢丝绳厂四分厂副厂长）。何况，家中留下的那些戏曲、曲艺、民间音乐、创作歌曲和歌剧选曲的唱片，堆起来怕有一米多高，一张张反复聆听，王德坝都如痴如迷，以至从小就听得滚瓜烂熟。四五岁的孩子，听到郭兰英唱的《翻身道情》，居然能融入那歌声中去陶醉！于是，也幻想着那唱歌人不是郭兰英，而是他自己！台下的听众呢？当然也有全家在内，却用十分赞许的目光

去瞧着他！这不就是他艺术表现欲的最初萌动吗？音乐，正好是一种表现的艺术。然而，更重要的是，这些唱片，从此奠定了他扎实的音乐基础，开拓了“听野”，丰富了作曲的库料！

在这种情况下，父亲作为王德坝的第一个启蒙老师，说是对他的偏爱也罢，不是偏爱也罢，都只能如此！

但是，更重要的是，他和所有的自学者一样，突现着一种勇于拼搏的精神！因为，如果说，他的青少年时代是在春光明媚的花丛中度过的话，他的青壮年时代却是一个用荆棘来编织桂冠的人。

德坝大概这辈子已笃定是自学的“命”吧。早在遵师附小幼儿园时，一同学折了纸飞机玩，偏偏不教他。当晚他做了一个梦。梦见一位长者说：“来，我教你，是这样折的，这样……这样……”第二天早上，他依照梦中的方法去折，一举成功，令小伙伴惊奇不已。这种纸飞机德坝至今也能做，身为教授，仍爱到幼儿园去给小朋友折飞机，讲孙悟空故事新编。

丰乐小学，耸立在城南的万里路边。王德坝在那儿读小学一年级时，就仰仗着父亲的启蒙，鼓起勇气，开始走上台去，担任歌咏比赛的小指挥了。虽然，那四二拍子划得象豆腐块似的整齐机械，但那一招一势，还真有点指挥家的气派呢！

美丽的湘江河穿城而过。那时的遵义城，不像现在这样繁华喧闹，而江中碧波荡漾，岸边垂柳依依的环境，更是一个清幽的所在。在那里，竟独自去学着吹横笛。笛音虽然稚嫩，但当吹出了《社会主义好》的旋律，内心的喜悦，俨然中了状元一般。

踏入初中的门槛，并没有结束他的少年时代。然而他却想入非非，要去探索音乐的奥秘！不过，他的思维也真奇特：仅仅只有六七个音符，为什么这样变幻无穷呢？他联想起刚刚学

到的数学座标，将《国歌》的音符全部排列在座标上，连成一条曲线，想通过这个图来探索《国歌》旋律的规律。于是，他在朦胧中似觉已经接触到了音乐美学的神经末梢！

“今天回忆起来，真是不知天高地厚！因为音乐美学是后来才在国内发展起来的年轻学科！”王德坝这样说。但他又承认，正是这种敢于幻想、敢于探索的精神，使他在自学和拼搏的路上踏出了一串串深深浅浅的足印……

他想当一个音乐学家！这个梦，就更大胆了。小小年纪，知道什么是音乐学家？他心中有些朦胧。但又觉得，作为一个音乐学家，不仅应该懂得理论，而且应该懂得作曲！否则，就是一个没有发言权的、脱离实践的空头理论家！他拼命学习作曲，试图通过自己的体验来揭示音乐的谜底！

曲子怎么作呢？他冥思苦想，没门。突然，一天夜里，风雨交加，有节奏的雨点敲击着头上的屋瓦，叮叮咚咚发出悦耳的声音。这是什么？清脆、急促、有力，节奏感又那么强。这不就是一支雄浑的交响曲吗？于是，灵感突然触发，他伏枕疾书，一气写了几大篇！这就是作曲吗？

“可那时，我连最基本的作曲技法都不懂！天晓得那几大篇都写了些什么！”但是，王德坝也不否认，他学习作曲，便是从这支《风声雨声》开始的。

## （二）

往事不堪回首：当年读遵义四中，初中不愧是获过奖的三好生，高中又不愧是班上的学习委员，出类拔萃；特别是教师严谨的教学，使他完全有资格直升一间第一流的重点大学。可是，生不逢时，他高中毕业就参加工作了。不到二十岁的王德坝走上讲台，学生们都叫他“小老师”。接着，父亲离开了人世，

他更失去了一位最实在的音乐老师。

大学失去了，他一趟跑到杨柳街的深巷里，图书馆的大门已贴上了封条！没办法，他一个人在红花冈下独自徘徊，低吟着大音乐家黄自的“清唱剧”：

镜花水月，

毕竟总成空……

但是，王德坝又摆弄起手风琴来了。手风琴是一种和声乐器，那么，为什么左手在“贝斯”上按一个按钮，就当按三四个右手键，才称这为“和弦”呢？正好，他得到了一部旧手风琴，便慢慢拆开，一边按“贝斯纽”，一边看一个“贝斯纽”能打开哪几片簧片，然后把这些簧片上刻的音名逐一记到本子上，再逐一研究，终于揭开了贝斯和弦之谜。手风琴陪伴他度过了一段艰难的岁月。之后，无论在教学工作中，还是市内的各种歌咏比赛中，手风琴都是他最好的伙伴。

他又学会了风琴。二者都是和声乐器。但是，如不掌握和声学 and 配器手法，就一辈子拉单旋律乐曲吗？为了提高配奏能力和多声作曲能力，他又自学起和声学来了。可关于和声的书又不好找！后来，经过多方设法，终于借到了里姆斯基·科萨科夫的《和声学教程》。这曾经是一本阅读的禁书啊！求人者，最守信用。为了按时归还，他便学习古人抄书的精神，不但将这本几百页的书硬抄了下来，还将线谱单独抄了。

如今回忆起来，当时的情形真不可想象！那期间，王德坝共整理和抄写了近百万字的学习资料！其中有基本乐理、配器法、音乐史、旋律学、复调音乐、音乐欣赏、民族民间音乐等。这还不满足，后来，他又千方百计搞到一本五十年代出版的《人民音乐》合订本，如获至宝！因为里面有刘烈武先生的

《〈和声学实用教程〉自学辅导》连载！他如饥似渴地每天晚上都要“饱餐”到深夜！其中，每道习题，无论是高音或低音，都要设计并采用五种不同的方案解答！

为了提高和声听觉，他的练习是不可想象的刻苦。冬天，当手指早已冻僵了，他仍关在家中，按着那架脚踏风琴。春节期间，该是众人休息的欢乐时候了，家里的人也都去拜亲访友去了，唯有他，却独自在家。原长征中学那摇摇欲坠的楼房，二楼上一间四围破壁，仍飞出那叫人陌生的调子。邻人们在热闹地猜拳行令。听到这些圣咏调，也只有感到莫明其妙。那情形，真有点像巴洛克时期的教堂唱诗班。然而，假若没有这些听似枯燥无味的音响，能产生优美动听的技巧吗？在家里，没有老师指教，而自己的听觉就是最好的老师！就这样，他听了许多作业上的实际和声和音响，又以此对作业作进一步的修改，于是，他的多声演奏能力很快得到了提高。

王德坝在教学之外，还负责全校的文艺宣传队工作，并为之作出了成绩。回想起来，那时他还学了陈洪的《对位化和声学》、该丘斯的《曲调作法》等有关书籍，还攻读了对位法、配器法等，学会了作曲四大件：和声、复调、曲式、配器。要不然，凡学校的文艺会演，他怎么都能争取自己写总谱呢？这样，既实际运用了和声知识，又能听到实际配器效果。为了完成任务，他还经常自编自演文艺节目，经常带队下乡。

王德坝学习音乐是从“听”开始的，他也从来不要忘记这位“老师”。他的上兜里经常揣着把音叉，就象取出钢笔写字那么方便，在好多时候，都可见他拿出来轻轻敲一下，然后放到耳边仔细地听。原来，视唱练耳对培养音乐能力十分重要。但视唱练耳又带着某种“猜谜”性质，没有教师指导很难练好。王德坝却要大胆练习视唱视奏生谱，听辨、听写唱片音乐，并尽

量找原谱核对。就连走路，也用音叉来构唱各种音程。

### （三）

自从《风声雨声》诞生之后，王德坝的灵感之光不断闪现。他接连不断地练习创作。不过，他知道自己幼稚，产生的曲子并不急于投寄，只是在音乐教学和文艺会演或文艺宣传中适当运用。

1976年，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，全国人民纵情欢呼，放声歌唱。于是，王德坝的灵感更加活跃。那时，遵义市文化馆在馆长王永康的领导下和组织下，亲自编辑了几本内部刊物，其中就有《革命歌曲》、《遵义演唱》等，每月一期，把名城遵义的一大批文艺爱好者团结在一起，开展创作活动，既出了不少作品，保证了遵义市文艺演出资料的来源，又培养了创作人才。遵义人才济济，此间，又是少长咸集。当时的遵义文艺界，真是阳春三月好风景，繁花盛开闹名城。而王德坝呢，他的创作歌曲不仅在刊物上期期可见，有时不止一首，而且质量上乘，演唱率高，成为当时突出的曲作者。

但是，王德坝的创作走出山沟，大胆向外闯世界，却是从1977年开始纪事的。直到1984年，除了发表文章三十多篇外，他接连发表了四十多首歌曲。

王德坝思维敏捷，创作严谨。凡投寄作品，均考虑到要有一定的把握，否则，宁可冷处理。有一次，他将一首儿童歌曲寄到北京的《儿童音乐》，见半年未得到消息，便改寄上海《儿童歌声》。殊不知，刚改寄出去，北京就寄来了样刊。他立即写信到上海要求拉下来。

他对歌曲创作不仅严肃认真，而且追求执着，还敢于碰硬。有一次，他对一首歌词很欣赏，但是，已经被名家谱过，并流

传开了。他估量自己，如再谱，无论如何是赶不上已经唱开的曲子。但由于太偏爱，一下子就产生了新的旋律，自己也很满意。他投出去，却退回来了。是不是已经名家谱曲传唱，就无论如何再找不到出路了？这有可能。但他不甘心！又连续投了七家刊物，还是被退回来了。这回，他虽然还是那么执著，但不再执拗了。他意识到，这中间肯定有毛病！于是，下决心认真研究，终于发现，其中确有不当之处！结果，一改动，整个曲子就大大改观了。第九次寄出去，很快就登了。从这一件事，他悟到了很多道理。

几年过后，王德坝的歌曲作品飞遍全国二十多家刊物。其中，少儿歌曲《下雨哩》于1980年3月在北京《儿童音乐》发表后，几经再版，在各地获得好评，1984年被人民音乐出版社编入幼儿教材，后来，山西文艺出版社编印的幼儿园教材也选用了。《两座青山彩云间》曾获贵州省国庆征歌选，在《苗岭歌声》1979年第十期发表后，省电台多次广播。《春风吹遍社员家》曾参加省会演，1979年11月，省电台也多次广播。

1983年，他去云南一行。当一脚踏进《云岭歌声》编辑部，同仁们在意外中见到王德坝，朱一立先生问道：“不错不错，你也许到过西藏吧？”当王德坝回答说没去过时，都感到不可理解：“那么，《党是太阳放光芒》是怎么创作出来的呢？”王德坝谈出了自己的秘密。原来，这首歌词本身，是欢快、歌颂的，但并没有显示出它曲调的限定性。那么，它留给曲作者的自由空间显然就要宽广些。如何来确定这首歌词的曲调风格？王德坝对西藏民歌那优美抒情的风格比较喜欢，于是就自然融进了新时期来临的喜悦心情，放声歌唱。这就充分而欢快地表达了作者的思想。因此，此歌在云南发表后，很快引起好评。

王德坝的歌曲创作，风格多样，内容丰富，大多是反映我

国各族人民现实生活的欢快乐曲，也有幽默风趣、讽刺丑恶，以及追忆革命历史、缅怀革命先烈的歌曲。

“王老师：读过您的几首近作，很不错。现寄上新创作的歌词，请您斧正。”影响越来越大，许多词作者从四面八方写信寄作品，希望能给插上优美的旋律，展翅而飞。可他们哪里知道，王德坝尽管勤奋耕耘，却并不是那种草率抛掷、不负责任的庸俗作者，不是自己满意的产品，是不会让其与读者见面的。同时，王德坝是在研究中创作，而不是功利主义的创作者。他们更不知道，王德坝除了搞好教学工作，参加本地文艺活动，阅读自学，不管是每天到五中上班，还是1979年调到十一中后，而家都仍然坐在长征中学那风雨飘摇的危楼中，两个孩子还要他亲自管理……

#### （四）

假日的大街上，红男绿女，到处是川流不息的游人；公园里，下棋、打牌、赏花、观动物，满是笑语欢声；电影院，新片子正吸引着一批批的观众。星期天，这法定的休息日，对教育工作者来说，紧张地工作了六天之后才盼来一天，这是宝贵的秒阴！可是，“志士嗟日短，愁人苦夜长。”在热闹的大街上，是找不到王德坝的影子的。要找他，家里最可靠，要么就去图书馆。

王德坝在拼命苦读。或者创作歌曲。或许正将一些新鲜的感受变成文字。于是，一篇篇别具鲜明特点的分析、小品、随笔、散文、故事都应运而生了。

1979年3月，《遵义歌声》发了一篇小评论：《评儿歌〈小雨点〉》作者“坝其鸣”。全文不到千字，却深入细致地分析了作品的得失，提出了怎样修改的建议。虽无一个抒情的符号，

却让人看见了评论者那深厚的功底和善良的愿望。“坝其鸣”，那不就是王德坝吗？

我们翻开王德坝的作品目录，他的文章却是从1980年3月开始纪事的。开首的《从姜夔说起》一文，先寄给贵州的《音乐舞蹈》那已是前两年的事了。哪知因该刊停办，把稿子转给了新创刊的《苗岭》，过了一年多他都不知道。只好重新抄寄，投到北京《词刊》编辑部。不久，两处都同时登出来了！《词刊》发表的同时，还配发了“左霜”文《也从姜夔说起》与之呼应，认为王德坝提出了“十分合理而又重要的建议”，并从另一角度加以发挥补充。首炮一响，他接连发表了《歌德与舒伯特》、《我国古代乐论中容易读错的字》等文。

一发而不可收。因为文章短小精悍，写得快，发得快；因为见解新鲜，文字活泼，知识性强，趣味性浓，读者喜欢；因为勤奋读书，敏于思考，刻苦实践，所以就源头活水，从笔下汨汨流淌出来。

《山东歌声》1981年3月发了他一篇《〈桑间濮上〉的传说》之后，主编王印泉先生要他不断供稿，甚至把王德坝的“古代音乐故事”“专发权”也包下来了。王德坝应约撰写了十来个古代音乐故事。他古文功底深厚，写作技巧娴熟，具有考释本领，又具有较强的形象思维能力和创新精神，其音乐故事便融历史、文学与音乐于一炉，文字优美典雅而又通俗易懂，主题新颖而又具有较强的针对性；他的选择，显然回避了一些为人熟知的题材，力求选取那些不为常人所见的内容进行深入开掘，即使是老典故，通过那新颖的构思和优美的文字表达出来，其主题也新奇得令人拍案！其中知识也非常丰富，塑造的人物形象也真实可信。王德坝的音乐故事，和同一栏目中其他作者的作品大相径庭。因此，该刊发表了专门性评论文章：《一